

现代性视野下英国荒岛文学叙事的自然图式

薛家宝

内容摘要：英国荒岛文学作品以与世隔绝的荒岛作为叙事空间，展示了现代性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了作家对现代人与自然的境况及其命运的认识，表现了作者既眷恋现代文明，又崇尚原生态自然的矛盾心态；既体现了对现代性的向往与追求，又蕴含了对现代性的反省与超越；既揭示了现代人追求回归自然的美好愿望，又暗示了现代人追求的人境和谐只是一种乌托邦幻象而已。

关键词：荒岛叙事；现代性；自然

作者简介：薛家宝，盐城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重点建设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首席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英国荒岛文学研究”【项目批号：09WWA0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Nature Schemata of Island Literature Narration in the View of Modernity

Abstract: English island literature, taking isolated islands as its narrative space, has expo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plained the fate of man and nature, expressed the writers' contradictory feeling towards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primitive nature, reflected their yearning for modernity, embodied their reconsideration of modernity, depicted modern man's pursuit of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hinted that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 modern Utopian phantom.

Key words: island literature narration; modernity; nature

Author: Xue Jiabao,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xuejbao@126.com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众多文学作品多角度地探讨了其丰富且充满悖论的内涵；自然也是英国荒岛文学作品，如《暴风雨》（*The Tempest*, 1612）、《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蝇王》（*Lord of the Flies*, 1954）及《海滩》（*The Beach*, 1996）等反复涉及的主题。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着重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英国荒岛文学叙事在探究自然、人类、社会的关系时，不是刻意地凸显人与自然的对抗或共生，而是渗透出了对“天然生成的世界”的认识（朱光潜 334-337）。本文论及的荒岛文学叙事“灾难→敬畏→逃离”、“科技→藐视→征服”、“危机→反思→回归”的自然图式，既是作家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叙事技巧，也是作品叙事

行为的一种方式；既是作家内心深处对自然感受的无限放大，又是人类整体生存境况的深刻反思和生动缩影。

一、荒岛——方舟情结的外化物

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结晶，为西方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和精神源泉，更是英国荒岛文学形成的精神源头。亘古以来，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存在于自然之中，不得不去感受自然，认识自然。自然既有平静安详的一面，充满了诗情画意，是人类生命与心灵的栖所；自然又有野性凶残的一面，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毁灭，使人类感到神秘与畏惧。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第一步，恰恰是从自然具有不可抗拒的灾难性力量开始的。面对神秘的自然力，初始人类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抗争，只能心存敬畏，选择逃离。可身在自然，又能逃往何处？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英国作家们找到了去向，那就是荒岛。于是，“灾难→敬畏→逃离”也就成了荒岛文学的叙事图式之一。

据《旧约全书·创世记》记载，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子孙传宗接代，越来越多，发展到无休止地相互厮杀、争斗、掠夺。上帝后悔创造了人，要将所造的人和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从大地上消灭。于是选中了诺亚一家，告诉他们要用洪水实施大毁灭，让他们为自己造一艘方舟，并带上可以留种、将来可在地上繁殖的各种飞禽走兽登船。一切就绪后，海洋的泉源就都裂开了，大雨整整降了四十个日日夜夜。水无处可流，迅速地上涨，比最高的山巅都要高出十五肘。大地上所有的人和动物都灭绝了，只有方舟里的人和动物安然无恙。一百五十天后，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诺亚全家和方舟里的其他所有生物，都按着种类繁衍生存下来。

《圣经》典故中洪水泛滥时所显示的自然力量、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神威时的渺小无助、诺亚方舟所承载的生存希望，既为英国荒岛文学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也为英国荒岛文学奠定了“灾难、敬畏、逃离”的叙事框架。洪水退去后方舟停靠的亚拉腊山——人类及其他生物繁衍生存的福地，也因荒岛作家的“方舟情结”而外化为“荒岛”——可帮助人类逃离现实的落脚点。其实，荒岛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在荒岛文学作家的心里，它却成了暴虐自然之外的另一空间，成了人类得以逃离自然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此虚幻的实体存在，说穿了也就是荒岛作家内心深处那根深蒂固的“方舟情结”的外化物。为什么从莎士比亚起，笛福、斯威夫特、戈尔丁、加兰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荒岛”？原因就在于“方舟情结”给了他们相同的心理图式。

荒岛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有机体。在现代人类未驻足荒岛时，它独立存在，美丽而神秘。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对自然中的一些现象只能采取神话式的解释，对自然的敬畏也就油然而生。莎士比亚晚期剧作《暴风雨》是荒岛文学的开山之作，第一幕“大海中一船上，狂暴的雷电交鸣之声”（Shakespeare 7），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大自然摧枯拉朽的力量，刻画了自然野性的一面。“天空好像是要倒下乌黑臭的雷雨，幸亏海水直冲上了天，要扑灭其间的点火”（Shakespeare 9），船上的每个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灾难降临，人们除了祷告只能束手无策；自然显威，人们除了敬畏只能选择逃离。他们在冥冥之中被抛至荒岛，逃离了葬身海底的命运。原本荒无人烟的小岛，此时却成了远离暴虐自然的世外桃源。在莎士比亚笔下，这个神秘的荒岛上，“空气清新”，“草木茂盛”（Shakespeare 26），物产丰富，有“清泉、盐池、荒土、肥田”（Shakespeare

19), 是一块未被现代人类开发的纯自然净土。在普洛斯帕罗到来之前, 该海岛的主人是女巫西考拉克斯, 西考拉克斯去世后将海岛传给了儿子凯列班。凯列班尽情享受岛上原生态的自然, “这岛上净是声音, 音乐, 很好听的, 不伤害人。有时候有千种的乐器在我的耳畔铮铮的响”(Shakespeare 46)。人与荒岛和谐融洽, 合为一体。即使后来想夺去凯列班荒岛所有权的刚刚萎, 也“将用与流俗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理一切: 不准有商业……财富、贫穷、雇佣仆役, 全没有……人人都闲着, 但是天真而纯洁……由着自然界生产一切的食粮资料, 来供养我的人民”(Shakespeare 29)。可见, 将荒岛建成心中的世外桃源, 是在现代化初期人类敬畏自然并希望维持自然最初形态的美好愿望。荒岛作家将人类这一美好愿望描绘了出来, 于是荒岛便作为世外桃源的象征体而独立于暴虐自然之外了。

荒岛既是人们愿望中的世外桃源, 也是逃离现实的目的地。然而, 现实社会的善恶之争总要演绎在荒岛上。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 将中世纪的神话巫术与荒岛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表现了扬善去恶的主题。在普洛斯帕罗的魔法下, 恶人幡然悔悟痛改前非, 恋人经受考验终成眷属。然而, 荒岛并非现实的理想王国, 只是现实生存环境的置换地。人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的, 难怪普洛斯帕罗发出了“请再不要把我永远禁锢在这寂寞荒岛”(Shakespeare 70)的呼声。

荒岛也是18世纪英国作家方舟情结的外化物。《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等人, 在航海过程中遭遇风暴, 随时面临葬身海底的可能, 在狂风怒吼、滔天巨浪面前, 大家只有“坐在一块儿, 面面相觑, 等待死亡随时降临”(Defoe 32)。工业化初期的鲁滨逊对自然似乎仍存敬畏之心, 但这种敬畏只是一种残存的敬畏。当鲁滨逊劫后余生后, 他对自然的敬畏亦随之淡去。他首先去查看荒岛地形, 发现小溪“溪水清澈, 可以饮用”(Defoe 75), 岛上处处是“片片可爱的草地, 既平坦, 又均匀, 绿草茵茵”(Defoe 75), 放眼望去, 满眼“都是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景色, 到处绿油油的, 春意盎然, 恰似一个人工花园”(Defoe 76)。面对如此美丽的荒岛, 鲁滨逊认为“我是这地方无可争辩的君主, 对这地方具有所有权, 如果可以继承, 我还可以传给子孙, 像英国的领主一样”(Defoe 76)。

18世纪文明条件下诞生的鲁滨逊在大自然中构建居所, 先以渔猎为生, 继而驯服山羊, 开始了以畜牧为生的原始部落生活。星期五自愿成为鲁滨逊的奴隶, 双方建立了善良主人和忠实仆人的法理关系, 鲁滨逊在荒岛上建立了自己物质和精神的“自由王国”。面对人生困境, 鲁滨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人与自然共存的魅力。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被置换成荒岛后, 一切按照作者的意图顺利进行。这里的荒岛看上去是一个梦幻般的岛屿, 但它绝不是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 而是作者展示自然环境的窗口和折射现实生存环境的镜子, 鲁滨逊的所思所想反映了现代文明人类渴望利用荒岛自然资源并进而征服自然的冲动。

二、荒岛——征服自然的试验场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 伴随而来的是人类对自然敬畏感与神秘感的逐渐消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著作《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Bacon 8)的理念, 这不只是提出了人们掌握科学知识, 提高自身能力的口号, 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人类要藐视自然、征服自然的纲领, 明确了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笛卡尔更是强调科技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 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自然对人类而言, 只能体现工具性的价值。在这一思想支配下, 人与自然不再是天然有机统一的关系, 人被看成是绝对的主体, 而自然是绝对的客体。于是, 荒岛成了作家表现征

服自然的试验场，“科技→藐视→征服”也就成了荒岛文学的又一叙事图式。

笛福生活的时代是人类试图以科学为武器征服自然的时代，培根、笛卡尔的上述思想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他的创作中，其笔下的鲁滨逊也就成了现代文明的代言人。在鲁滨逊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他服务的，它们自身没有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只有成为工具被使用的价值。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代表，鲁滨逊虽孤身一人流落荒岛，但他拥有文明社会的科技装备，如从船上得来的种子、工具、弹药等等。他藐视一切，将外在于他的一切都用经济的眼光加以衡量，总是以“有用”或“无用”作为判断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标准。当他看到一只“极大的狮子”在小山下睡觉时，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开枪。第一枪打中了狮子的腿部，狮子“似乎想要跑开”，鲁滨逊“急忙对准它的头部又开了一枪”（Defoe 20）。事后，他感叹道，“这件事，只能算作消遣，因为狮子肉不能吃”（Defoe 20）。他埋怨野猫“越生越多”，便“把它们当作害虫、野兽一样加以捕杀”（Defoe 78），把“刚出生的小猫投到水里淹死”（Defoe 138）。鲁滨逊无视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命权，他寻求刺激，虐杀各种动物，并用“游戏”、“消遣”等词来形容自己残暴行为。在鲁滨逊的眼中，自然不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有着内在规律和自身存在方式的有机体，而是与人相对应的外在事物。因此他要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存在。鲁滨逊与象征自然的荒岛的关系呈现出“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其理性精神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自然的藐视。

笛福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歌颂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鲁滨逊流落荒岛之后，从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开始生活，但其已拥有代表现代文明成果的劳动工具和技能。当鲁滨逊虐待甚至屠杀自然界中生物时，作者的笔触流露出对人类智慧的颂扬，得意于征服自然过程的快感，感叹于人类在孤独绝境中创造生活的巨大力量。虽然笛福使得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植根于荒岛，但是他无法预见人类破坏自然的种种危害。

鲁滨逊的荒岛经历，从藐视自然、征服自然开始，最终肯定了西方的现代社会文明；斯威夫特则通过笔下格列佛乘坐的“羚羊号”在太平洋上被风暴刮到利立浦特岛上的经历，反思了西方现代社会文明的种种弊端。这里的荒岛成了折射人类社会统治阶级腐败、无聊、荒淫、贪婪的镜像点。《格列佛游记》中利立浦特岛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英国社会文明的缩影，只是逻辑上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而已。利立浦特这个小人国的国王与他的臣民比较起来只高一指甲，却骄傲地自诩为头碰着天、可以主宰自然的统治者。在这里，要想获得一官半职，必须具有跳绳技能，谁跳得最高，谁就能获得最高的职位。为获得国王赏给的几根彩色丝线，官员不惜小丑似地做出滑稽可笑表演。党派之争势不两立，邻邦之间不但想战胜而且要奴役对方。小人国的小朝廷是当时英国政坛的缩影，连利立浦特的朝政风习和典章制度也同当时的英国政局一模一样。在成人国，格列佛向国王介绍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赞美英国的社会文明，可是在大人国国王看来，英国的历史充斥着“贪婪、派系争夺、虚伪、背信弃义、残忍、疯狂、妒忌、淫欲、仇恨和野心”（Swift 120）。格列佛试图将代表现代科技水平的火药和枪炮介绍给国王用作巩固其统治，却引起了国王的反感。在国王眼里，发明这种杀人武器的人是“邪恶的天才、人类的死敌”，而他“宁可失去半个王国也不参与这一勾当”（Swift 124），他治理国家“只考虑一般的情感和理由、公正和仁慈”（Swift 124），人类社会的弊端和丑陋在荒岛的镜像下原形毕露。

戈尔丁也在《蝇王》中的荒岛上捕捉到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冲突，表现了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冲动。在第八章“献给黑暗的供品”中，杰克等人猎杀一头哺

乳期野猪前后大自然景色强烈对比的描写,揭示了人类征服欲和对待自然界其它生物的残酷无情。这儿本是一片美丽的树林,“鲜花盛开,争妍斗芳,蝴蝶双双,翩翩起舞”(Golding 149),一群野猪躺在那儿,“挺着胀鼓鼓的大肚子舒坦地享受着树阴下的凉意”(Golding 147),字里行间透露出戈尔丁对和谐自然的细腻感知。然而,这一美丽祥和的景色在杰克等人到来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母猪被长矛刺中倒了下去,“空气中充满了汗水、噪声、鲜血和恐怖”(Golding 149)。杰克开始也是文明的孩子,但后来其本性中的恶占了上风,使他变成了野蛮的头领;拉尔夫和比奇这两个正面人物也没有完全摆脱兽性,也曾“实在经不住诱惑”、“身不由己地”(Golding 154)加入杰克等人一起抢食野猪肉。经过荒岛的拷问,人来自于动物界所残存的野蛮本性暴露得一览无余,一切那么恶浊龌龊,令人目不忍睹。先前的那种风景怡人、一切生物和谐共处的胜景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现代人类对自然界生物的肆意屠杀。

戈尔丁突破了传统的“荒岛变乐园”的创作模式,砸碎了笛福的善良化、理想化的视物镜,揭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欲望的驱使下,以自我为中心对待大自然及其物种的事实。人类与自然已经走向了对立面,正如弗洛姆(Erich Fromm)在《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中所说:“现代人与自身、与自然相异化了”(转引自罗成琰 104)。

三、荒岛——生存危机的参照地

现代性文明作为一种扩张性的文明,让人类与自然成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立体,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发展逻辑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预示着人类主体地位的丧失,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促使人们去反思现代文明发展模式的弊端,去探索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新途径。20世纪生态现代化思想的鼻祖卢梭认为,“凡是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550),所以人类唯有回归自然,才能接近幸福。于是,荒岛成了现代作家反思人类生存危机的参照地,“危机→反思→回归”也就成了荒岛文学现代版的叙事图式。

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地球上到处都是人化的痕迹,想要找出一片未受人类染指的净土已不太可能。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了人类的现代病症。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无穷掠夺造成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正逐步失去赖以栖居的自然物质家园;另一方面,物质欲望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使得人类失去了抚慰心灵的自然家园。戈尔丁的《蝇王》选择了一群孩子作为主人公登上了美丽富饶的荒岛。岛上森林繁茂,漫山遍野“开满了蓝蓝的野花……空中满是翩翩起舞、忽上忽下的各种彩蝶”(Golding 30),地上有许多清晰的动物足迹。岛上的树结满了果实,足够人们食用。岛上没有凶猛的野生动物,人类不用考虑安全问题。戈尔丁营造了一个环境宜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氛围。读者从戈尔丁对风景秀丽小岛的描绘,不仅能够感受到未遭现代文明践踏的荒岛的原始之美,而且能够体味到作家对回归自然的热切渴望。《蝇王》刻画出一种人与自然疏离之后的生存危机。小说开头的岛屿曾经充满生机,“到处都是野果成熟的香味和草地上无数蜜蜂的嗡嗡声”(Golding 61),与小说结尾的岛屿,“岛上升起的滚滚浓烟遮住太阳,……火焰像一股潮流滚滚向前,……海岛像枯树一样化为焦土”(Golding 218-223),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原始古朴、与自然亲密融合的世外桃源生活,是怎样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遭遇毁灭命运的。戈尔丁在作品中体现了对人类与自然生存状态的关注,以饱蘸深情的笔触对现代文明破坏自然而导致的生态病症予以了深刻的观照和审视,以首尾两幅画面的强烈对比警醒人类必须正视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

《蝇王》中的荒岛最初犹如伊甸园般美丽，自然景色令人神往，是天真的孩子们躲避战争的庇护所。然而，孩子们为了生存，开始对小岛进行“开发”：为了玩耍，把小树苗连根拔起；为了做打猎工具，把树干削尖来做长矛；当野果不能满足其胃口时，设法猎杀野猪；在生火时，失火烧毁树林；在相互追杀时，放火烧山……最终，美丽的小岛在被“开发和利用”中化为了焦土。《蝇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或恶化，但是通过孩子活动对小岛的灾难性破坏，使本是环境宜人、生机盎然的伊甸园蜕变成“焦土”的叙事，传达了作者潜在的生态思想，暗示若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目光对待赖以栖居的自然，人类终究会自掘坟墓。于是，荒岛便成了人类生存危机触目惊心的参照地。

《蝇王》以寓言的方式反思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杰克之所以能把受过文明熏陶的孩子们拉入一种荒蛮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因为他利用了文明在自然面前表现出来的脆弱。戈尔丁的孩子们虽然具有一定的文明教养和科学理性，但其人性中的“恶”却驱使他们尽其所能地掠夺自然，使自然资源趋于荒芜和枯竭。他们像鲁滨逊一样，仅仅从眼前的实用角度考虑大自然万物的价值。杰克看到芳香扑鼻的野花丛，举刀就砍，且鄙夷地认为，“咱们又不能吃这些玩意儿”（Golding 33）。文明之所以对人的本性失去约束力，是因为文明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给人提供一种保护，不能有力地化解和驱除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人的本性便会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转而投入荒蛮的怀抱。在荒蛮的状态中，人类用杀戮的方式来冲淡自己的苦闷与孤独，用崇拜偶像的方式来化解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在荒岛叙事的过程中，戈尔丁以荒岛环境的前后变化暗喻了人类掠夺自然、破坏自然带来的生存危机，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行为进行追问和反思，在反思中表现出关爱自然、尊重生命、寻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情怀。

亚历克斯·加兰比戈尔丁走得更远，反思得更深。他的处女作《海滩》表达了人类在工业化社会导致生态危机时产生的一种回归自然的渴望。这种回归，是人类对自然精神价值的憧憬和追求。小说主人公英国青年理查德有着体面的工作，然而他厌倦了现代都市的喧嚣，希望回归自然。听说东南亚“有这么一个环礁湖，它藏在大海深处……雪白的沙滩，……岛上散布着淡水飞瀑，四周丛林环绕”（Garland 58），于是，他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这个旅游者们纷传的尘世天堂、人境和谐的乌托邦——海滩。

“海滩”有着仙境般的自然景色，具有乌托邦幻想共有的基本要素。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主义者在美国“女菩萨”萨尔的带领下，过着远离文明、亲近自然的原始群居生活。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差别，大家一起劳动，自己盖棚屋、种菜、用鱼叉捕鱼，每周六还组织一场沙滩足球赛。理查德很快适应了海滩生活，觉得与他们呆在一起，“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Garland 120），然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人境和谐的局面开始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Garland 371）：人们一方面希望通过放弃物质享受来满足自身的乌托邦冲动，试图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现代社会的种种物质享受，如游戏机、花茶、巧克力等。人们在两种生命状态的边缘徘徊，陷入一种刻意逃避又不忍割舍的困境。他们虽然努力维持表面的和谐关系，但权力欲、性欲、嫉妒、自私以及猜忌等人性的弱点逐渐从隐秘的角落以赤裸甚至是粗鄙的方式显现出来。此外，来自外部的不安因素始终威胁着海滩的存在，他们担心更多的现代文明人来到海滩，而这意味着“海滩”这方净土将要被污染。所以，当两名美国人与三名德国人拿着理查德留下的地图闯进海滩时，很快就惨遭杀害。营地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半人不和另一半人说话”（Garland 308）。最后，营地成员杰德将鱼叉深深插入头领萨尔的胸部，海滩上的组织终告解体。理查德等人的海滩

生活看起来是对现代文明的抵触和反抗,但实际只是从虚拟的荒岛中获得暂时的归依和寄托。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经不起现代化的冲击,加兰笔下的荒岛已不再是单纯的独立存在,而是深受文明人类困扰的杂乱场所,是终归要幻灭的人境和谐的乌托邦而已。

《海滩》揭示了现代文明与自然的矛盾,讽喻了人与自然日益疏离对立以及人之本性日益失落的生态病症,渗透着作家对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沉思考,流露出悲怆的生态危机意识和忧患情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变得非常渺小卑微,人的具体的存在显得没有任何价值,“他”预先早已“被暗淡,被遗忘”(昆德拉²)。作品对“回归自然”的探索给人的存在创建一个更合理的时空体系,凸显了人类精神的彷徨和饥渴。荒岛作家希望重新赋予自然精神价值,并通过回归自然来提升人的精神世界,解决时代难题,然而他们探索的结果不是希望而是失落。

英国荒岛文学在“敬畏→藐视→反思”这一认知自然的心理结构上,建构起“逃离→征服→回归”这一以“荒岛”为载体的叙事模式,展示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了作家对现代人与自然境况及其命运的认识。现代化后期的荒岛叙事更注重对自然的精神诉求,现代人希望抛弃文明社会的一切,成为一个能够和自然直接对话的元素,希望在与自然本原的结合中找到得救的途径。然而,戈尔丁、加兰笔下自然的美好与荒芜、生命的忧患与沧桑,其实都是作家对人类生存境遇的不满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省。在荒岛作家笔下,现代人向往与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只是一种乌托邦幻象而已,在自然的乌托邦背后,充满了人生苦难的隐喻。荒岛这一叙事空间既拓展了作品人物的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又表现了作家内心的自我诉求,寄托了作家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渴望。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Bacon, Francis. *Novum Organum*. Trans. Xu Baok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0.

Garland, Alex. *The Beach*.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7.

Golding, William. *Lord of the Fl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54.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Kundera, Milan. *The Art of the Novel*. Trans. Meng Mei.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Luo Chengyan. *Hundred-Year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2002.]

让-雅克·卢梭:《爱弥尔——论教育》,下卷,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Rousseau, Jean-Jacques. *Émile; or, On Education*. Vol.2. Trans. Li Ping'o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8.]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Comedie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Norwalk: The Easton Press, 1980.

Swift, Jonathan. *Gulliver's Travels*. Oxford: Oxford UP, 2005.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Zhu Guangqian. *Literary Psychology*. Vol.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

责任编辑:杜娟